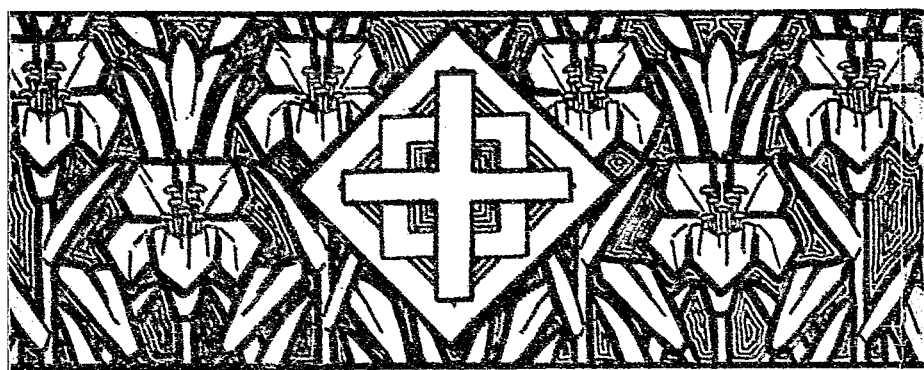


物讀幸少教公

救 挽



物讀幸少教公

編主鐸司祉昌王

救挽

著鐸司華信周

准惠教主海上

行印館書印灣山土滙家徐海上

N° 901

2000 10-40

Collectio: Lectiones ad usum Adulescentium Catholicorum.

Directore: R. P. J. WANG

WAN-KIEOU

*Fabula in qua ostenditur quomodo
quidam sacerdos utens "Sports" juvenes
ad se allexerit et totam paroechiam converterit.*

Auctore: R. P. TCHEOU, Professore in Seminario Ningpo.



Nihil obstat

F.-B. WAONG. S. J.

15 Junii 1940

Imprimatur

✠ A. HAOUISÉE, S. J.

Ep. Cerc. Vic. Ap. Shanghai

die 17^a Junii 1940

自序

近年來我國各地的體育，確已發達到了相當的程度，任何機關團體，幾乎全有運動隊的組織，這真是一個絕好現象，也是一個絕好辦法。因為這樣一來，那些人，每當公務完畢，便去從事有益身心的體育運動，再沒有閒工夫去作卑下不正的消遣和娛樂。

公教信友，到如今還很少這一類的組織，因而一些不健全份子，幾時感到無聊了，或公務完畢了，便去尋不正的快樂，去幹卑下的消遣。這不但毒害了一己的身靈，也能妨害到聖教的美名。所以各地的信友，也亟該組織起來，成立各項運動隊，使大夥在公餘之



暇，去從事這高尚的運動。這樣身靈兩方，必能獲得很大的裨益；又因而能撲滅惡風，打破敗俗。

神牧們，幾時感到用苦勸善喻不能改正屬下信友們的惡習的當兒，也不妨試行這個辦法：便是提倡體育，鼓勵運動。久而久之，必能獲得相當的成效。雖說我們一切該依賴天主，但也當在人事方面盡一己之力；況天主往往是借人事而施行他的妙工呢。

作者識

挽救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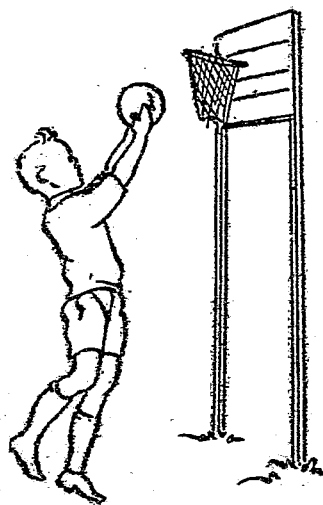
嘩喇喇，嘩喇喇，天也驚動！拍拍拍，拍拍拍，耳也震聾！四周的人，圍得水洩不通。當中呢，十個健兒，穿着極鮮艷，極輕便的服裝，穿來穿去，跑東跑西，大家爭奪着一個西瓜似的球；奪得了，想把這個球拋進一個鐵圈裏去。吓！這是在幹什麼，不用我說，誰都知道是在比賽籃球啊！

那天的比賽，情況真熱烈，打得也特別精彩。所以祇聽得嘩喇喇的歡呼聲，拍拍拍的鼓掌聲。成績是七十六比六十二，勝的一隊，還得到一隻很大的優勝銀杯呢！

這場比賽，你們想是在什麼地方舉行的呀！在首都吧？在上海吧？在寧波吧？全不是！那末在那裏呢？你們萬想不到的，是在新昌那面一個不過四五百戶人家的××鎮上呀！你們必要說：「這也希奇，在這樣的一個小鄉鎮裏，體育竟會這樣的發達，還有這種盛大的比賽出現！」你們要知道其中的究竟，說來話正長呢！那末讓我細細說給你們聽吧！

我們那個鎮上，剛才說過，不過四五百戶人家，可是茶坊倒有十七八家，賭博場也有十一二所；所以一般鎮民，一空下來，不是往茶坊去，左一壺，右一壺的吃蘭茶，便是到賭場去，「天天寶」，「地地寶」的賭銅鈔！

賭博當然沒有好結果，賭空了錢，投河的也有，跳井的也有，上吊的也



籃 球 比 賽

有！因討賭錢，於是釀成了人命的也有！此外父子爭鬧，夫妻反目，全是因賭博而發生！至於吃閒茶，也不會有好事體的，說長道短，播弄是非；此外打架口角，也是茶坊裏的常事！

一般外教人是這樣，倒還次之；很多的教友竟然也是這樣，這是最可痛惜的！

四五百戶人家裏，有一百另幾戶是教友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！那地方茶館既是這樣興隆，賭風又是如此旺盛，所以一般教友，一空下來，也跟着他們上茶館，進賭場；起初祇是少數，逐漸逐漸，幾乎全數教友是這樣！

本堂神父姓田，年紀已六十另了，有德有才，可敬可愛。他對屬下教友的這種惡習，非常痛心！在主日或什麼瞻禮日講道理的時候，總是嚴厲地的加以痛斥，苦口地的加以勸戒！無如一般教友，竟當作耳邊風，聽如不聽，聞如不聞；你祇管說，他們祇管做。但聽善勸的不是絕對沒有，祇是極少數罷了。

大夥兒既染上了這種惡習，熱心兩字還談得上嗎？所以早上彌撒時，除女

教友外，男教友光另另星星的幾個。主日上，雖多了些，但很晚很晚才來；可是彌撒還沒有完，又溜了出去。下午降福呢，更不必談，可說是全數缺席，若沒有女教友和幾個兒童的話，降福也舉行不成。

本堂神父看了這種情形，傷痛的了不得！他自認德薄功淺，不能感化教友，所以天天在天主前哀懇祈禱。據說，有時整夜的祈禱着，同時還打苦鞭，爲贖教友們的罪！

神父的德表，自不能不使教友們感動，自不能不使他們覺得慚愧。無如惡習已深，好如迷了似的，除少數外，大夥兒仍是沒有勇氣改過自新。

田神父因過度的刻苦，再加內心的苦痛，身子於是一天衰微一天，精力一天減弱一天，除做彌撒和聽幾個神工外，簡直不能幹別的了，出門看教友更談不上。於是他寫信給主教，陳明一切。主教允准派遣一位神父來幫助他；他老人家自然歡喜得了不得。教友呢，無可無不可，也沒表示歡迎，也沒表示不歡迎，光大家這樣傳說着：「聽說將有一位姓張的神父到呢！」

過幾天，張神父到了；田老神父也拿着拐棍兒親到門口迎接。教友呢，因着好奇心，要看看新來的神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，所以聚了不少。

張神父年很青，約三十左右，狀貌端正，身體很壯實，說話怪和氣的，舉動也極文雅。

到後的第一個主日，便由張神父登台講道；因為是新來的神父講道理，來的比較平日多。他講的是敗子回頭的道理，講得極動心，極動聽；但對教友們的惡習，却沒半句提起。出堂後，那些教友們彼此說：「張神父的口才真不錯，下主日若再是他講，倒還要來聽呢！」

第二主日，教友得知又是張神父講道理，所以又來了不少；幾個昨晚因賭

博睡得很晚，早晨不能起來的人，自然沒有來。

那次講的是法利塞人和布彼加納人的故事，也講得有聲有色，非常懇切！可是仍沒有提起他們的惡習。出堂後，他們彼此又說：「諒來張神父還不知道我們的惡習吧！不然，怎的一句也不提起呢？」有幾個較明眼的說：「張神父雖沒明說，可是暗中已在說着我們呢！上次的敗子，這次的布彼加納，不明明是指的我們，叫我們快回頭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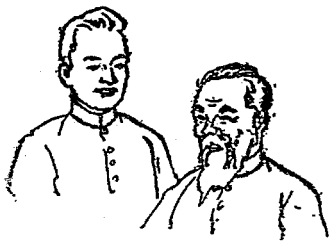
二個月後的一個主日，又是張神父講道理，那次張神父却實言無隱的提出他們的惡習了。他大約是這樣說：「你們真如古教的猶太民，有耳聽不見，有眼看不見！我幾次三番的暗示你們，你們木然的仍是一個不懂！譬如，我講的敗子和布彼加納，便是指的你們，叫你們快快回頭，快快悔過！可是我雖講了這許多次的道理，却仍不見你們有絲毫改過自新的表示，還是吃你們的茶，賭你們的博！暗示既沒有用，我不能不明說了。因為我負有重大的責任：對於你們的惡習，我不能袖手旁觀，我不能緘口不言！若是因顧情觀面而不指正你

們，警告你們，天主將來必要嚴厲的審問我的啊！——後來又講論這種惡習，是如何傷身害靈！末了，還是勸大家快快戒絕，做一個好教友云云。

出堂後，教友又是議論紛紛，有的說：「我不是說過麼？張神父早知道我們的惡習！他前幾次講的敗子和布彼加納，果是指的我們呢！」有的說：「張神父倒看不出他，也竟這樣厲害呢！」有幾個更壞的甚至這樣說：「原來張神父和田神父是一鼻孔出氣的，是同一印版出來的！我們起初想這位年青小子，或許會加入我們的夥兒，和我們一齊上茶坊吃閒茶，一齊進賭博場摸牌九吧！豈知也是一位反對我們的健將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起先反對我們的祇是一個人，現在又加上了一個，力量自必更大！我們也得想個對付的辦法呀！」

咳！處在這沒良的一羣中，靈牧將感到何等的苦痛！這和主耶穌在世時的情形正相同：苦勸善喻，猶民們總是一個不動而不懂；司祭，經生，法利塞，竟還羣起而反攻！

三



田張兩位神父在商量辦法

半年後的×一天吧，田神父和張神父面對面的坐着，在討論商議那個問題。田神父說：「教友全這樣頑固，不肯戒除惡習。我們除祈禱之外，也得想個人事方面的方法才是啊！」張神父說：「神父說得一些不錯，我們一方面祈禱，一方面也得想個挽救的方法！神父，你有什麼辦法嗎？」田神父摸摸他花白的鬍子，閉了一下眼睛，才開口答說：「我確想不出相當的辦法呀！」張神父說：「我倒有一個辦法呢，但不知中用不中用，神父贊成不贊成？」田神父聽說有辦法，興奮極了，忙把頭湊近過來。不知來勢太猛，祇聽得咚的一聲，和張神父來了一個額碰額，一家噉了一聲喔噠！結果兩人笑作一團！

吓，虧得是田神父碰張神父，張神父還碰得起；若是張神父碰田神父，田神父還得碰翻哩！

這一場歡笑倒很好，似乎減輕了他們重壓的心靈，也消去了他們不少的苦痛！

過一會，大家笑停了，於是張神父有條有理的說出他的辦法和計畫。張神父說一句，祇見田神父把頭點一點；張神父說個不息，田神父也把頭點個不停。最後決議，依照這辦法進行。

又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吧，張神父突的到寧波去了；教友們也不很注意，有許多賭博也來不及，更沒空去顧到神父的來去。

過三天，張神父突的回來了，還帶了很多很多的東西呢。這消息傳出去，便集合了許多的人，爲要看看張神父究竟帶了些什麼新奇的東西來。張神父這次帶來的東西，除一部份，是爲堂口需用的緊要物件外，大部份是兒童玩具和糖菓；此外，更有乒乓球和很大很大的皮球。這些人，沒有見過世面，沒到

過大城市的居多，所以對於乒乓和皮球，覺得非常奇異。有幾個女的竟然說乒乓是蛋，大皮球是西瓜。當張神父把大西瓜和蛋向地上一擲，又跳得高高的，那更使她們驚奇萬分。她們以為蛋裏必有一隻小猴子，西瓜裏是一隻大猴子，不然，怎的會跳得這樣高呢！有幾個較內行的說：「裏面藏着的是一股氣，所以會彈得高高的。」有幾個却不服的說：「阿根的爸爸，上次和徐鄉長爭鬧，給徐鄉長打了兩個嘴巴，弄得他一肚子的氣，但怎的不會彈得高高的呢！」這種似是而非的反駁，倒弄得那些所謂內行者，沒有話可以答應。

第二天，又有不少的人到堂裏來看球；其中還是男子佔多數。張神父知道機會已到，便對他們說：「一下主日降福前，請你們到堂裏來，我教給你們怎樣玩球。」

主日的降福前，果然來了不少的人，張神父說：「好的，你們大家先到堂邊空地上去，我一會兒便來。」他們到了空地上，却發現了一件新的東西，便是一根木柱，差不多有丈許高，豎在空地的一端，柱上有一個和球差不多大

的鐵圈；這又使他們大大的驚奇起來，全猜不出這是作什麼用的。一會兒，張神父拿着球慢慢的來了，後面還跟着一個人，捧着一隻很大的紙盒兒。神父到了，他們便圍集攏來，於是神父高聲說：「現在要舉行的，便是投圈遊戲，就是把這個球，投進那個圈裏去；誰投進一次，可得糖一粒。」說完，便把那人捧着的一隻盒兒的蓋揭開，花花綠綠，非常美麗的糖菓，便呈現在他們的面前。也許有人說：「糖菓是騙騙小孩子的，大人如何引得動！」拿普通說，確是不錯。但那裏是極偏僻的一個鄉鎮，居民全是少見多怪，細微新奇的東西，便能引動他們；如今這些糖菓，是他們從未見過，從未吃過的，所以也有這種效力。當盒蓋揭開後，便有很多人，咕嚕咕嚕地在嚥着涎唾呢！這便是一個鐵証呀！即使有些人不要吃糖，但拿到了，給自己的小孩子吃，不也很好嗎？所以這個辦法，很是有效。神父接着又說：「一家限一個人參加，每人投三次，投進一次，得糖一粒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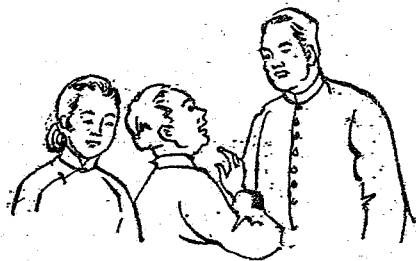
分派定當，計參加的人有四十三個，於是按着號碼，立在距離藍柱十二英

尺處，拿着球向鐵圈擲去。

看着容易，做着難！那些參加的人，起先以爲三粒拿不到，兩粒是可以包的，豈知有很多的人，連投三次，一次也沒投中；有的祇投中一次；成績最好的，也不過投中二次。所以結果，光分去二十五粒糖。拿不到糖的，自然很覺失望；拿到的，不用說，開心的了不得。其中有一個拿到了一粒，上自父母，下至兒女，全家七個人，個個吃遍呢！想來是你含含，我含含，大家含含。不然，祇有將那一粒糖刨粉，大家分着嘗一點了。

那些人高興的了不得，對神父說：「下主日再來一次好嗎？」神父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！即使平日，你們也可以來練習；那末到了主日，得糖的希望自必更大呢！」大家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！」張神父又說：「現在降福的時候快到了，你們望完降福回去吧！」那些人，既吃了神父的糖，又玩了神父的球，現在叫他們望降福，若不望，自己也說不過去；於是大夥全進堂望降福了。降福時有這許多教友來參加，還是近數年來第一次呢！

第二天的清早，神父還在做默想，突聽得有人把大門碰得應天響。張神父想是出了什麼亂子，便急忙的跑出來，同時門房也已把大門開了。一看，進來的是王姓的夫妻兩個。神父問他們有什麼緊急的事呀，老清早跑到這裡來。或許是來練習投圈吧，這也未免太早，太勤力些了！男的說：「練習倒不是爲來練習的；但事體的發生，却是爲了那個鐵圈。因爲我昨天參加投圈，沒投中，糖自然沒得着。回家去，她便說我沒用；（同時用手指在旁一個女的，）這麼大的一個圈也投不進去，害得阿毛頭糖沒得吃！她說：『祖根的爸，不是連中二次嗎？』我說：『這看着容易，其實是很難投中的呀！叫你去投，也未見得會投中吧！』她便不服氣的說：『叫我去投，包投中；針孔兒我要穿過去呢！偌大的圈，有投不進的道理呀！』我也不服氣起來說：『就給你投一百次，也不會給你投中一次的！』



前父神張在妻夫根祖

她當然不服，要試給我看。所以清早便來，爲的是要想借一個球，投給我看呢。我也要看看她究竟投得進投不進呀！」張神父很覺不高興，說：「你（指男的）也太量小了些，讓她說聲沒用，也不打緊的呀！何必同她鬧起來！」又對女的說：「你也太自信些，太氣盛了些了！很多的事，是看着容易做着難！若沒有相當的練習，要投進那個圈裏去，確是不容易的呢！吓，爲了這一星星的小事，便鬧到這樣，也太不值得了！況老清早到這裏來，也不是時候，你倆和平解決了罷！別再鬧了！」兩個人聽了神父的話，也有些慚愧起來，便匆匆的回家去了。以後倒也沒有同樣的事發生過。

以後果然天天有人來練習，這些人本是坐在茶坊賭場裏的一羣，如今却在這裏從事運動了。可喜可慰！

四

第二主日來參加投圈遊戲的有七十幾個；成績比較進步了些，那次分去了

五十八粒糖。

接連三個主日是這樣。第四個主日，他們來的時候，發現在木柱上多了一塊遮板。有了遮板，更容易投中了。糖菓自然也更快的從盒裏飛出去，到他們的手裏，嘴裏，肚裏。

說也希奇，不過二個月另些的時間，他們大多數已嘗得了其中的趣味；雖沒有糖菓，也天天有人來玩。

不久之後，在另一端，又有一個籃球架出現，於是神父叫他們分隊玩着。起初自然談不上規則和技能。把球捧着跑的也有；別人拿着的球，去硬搶硬奪的也有。對人更是亂撞亂碰，往往鬧得人仰馬翻，滾作一團。姿勢更不必說，土頭土腦，怪難看的。經張神父一再訓練，才逐漸兒有些樣子。

每天不絕地總有人來玩球，球自然已玩破了好幾隻了；但爲要引回那羣亡羊，召歸那些敗子，出這細微的代價，也是值得的。主日更是熱鬧的了不得：起初光是教友，後來外教人也來了。運動的人數，既是一天一天的增加，場地

自然要感到不敷，但一時又無力擴充，那末祇有分隊，循環地的按着程序玩吧。這辦法他們全贊成，於是着手編隊，計第一次編隊，便有十四隊，每隊是八個人，又規定每週作一次友誼比賽，每次總有兩場或三場。

吓！在偏僻的小小鎮上，已放了體育之光，也開了運動之花！這樣既可使他們脫離罪惡的深海，又可使他們去作高尚的娛樂！

球的消耗太大，經費究竟要生問題的。張神父擬叫他們納些體育費。開口前，以爲他們裏大半必不贊成。豈知他們全非常踴躍，很是樂意，所以這個問題便輕易地解決了。

經費既有着落，於是可作進一步的發展和擴充。場地擴充之外，又增添運動的項目：球類方面，增添了排球，足球和乒乓球；此外，便是田徑和另一種遊戲叫「四角仗」的。據張神父說，這種遊戲，是他在修院裏常舉行的，非常有興趣，非常有意義。

以後運動的隊兒，便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着：如足球隊，籃球隊，排球

隊，田徑隊，四角仗隊，乒乓隊。既是這樣，事務當然異常繁雜，於是乎便有公教體育會的成立，專管比賽等一切事務。張神父見體育會既已成立，那末自己可以擺脫一切了，所以他除和田神父一般的接受了一個名譽會長的名目外，一切的體育事務全托給體育會了。這是從提倡體育二年後的事。

也許有人說：「這些鄉下土老，那裏來的這種知識，那裏能有這種嚴密的組織？」吓，我正等着你們這一問呢！使我能補敘給你們聽：便是張神父一方面提倡體育，同時一方面也創辦短期班，除講授聖教緊要的道理外，又教授給他們淺近的文字，並灌輸給他們種種常識；對於體育也是短期班裏的必修課。士別三日，便當刮目相待，所以兩年後的鎮民，已不是兩年前的鎮民；兩年後的××鎮，已不是兩年前的××鎮。兩年前的××鎮上，有十七八家茶坊，兩年後祇剩得三家；十一二所的賭場，也祇剩得兩所了。後來過不久，也全關門大吉。本來全鎮幾乎全屬文盲，兩年後，識字的已佔大多數。更可喜的，便是教友的增添：起初祇有一百另幾戶，兩年後，便有二百戶左右了。這些人，大

半是因參加運動，於是和教友接近；因接近，而開始研究教理，再加天主信光的寵照，便棄邪歸正，信奉聖教了。所以說到這一點，兩位神父面上，便呈現着滿意的微笑，心靈間感覺到另一種的愉快！可是他倆，決不因此而知足，反加倍地努力進行，務使全鎮盡歸一棧，同屬一牧！

講到神父的提倡體育，不過是一種方法，爲使教友們戒除惡習，熱心敬主罷了。所以神父在講道時，總是提醒他們，叫他們多多熱心，多做些小善工，譬如說，你們到球場上去玩球的時候，經過堂門，何不進去拜一會兒聖體呢？或在聖母台前，念幾遍聖母經也是好的呀！當玩罷球，回家去的時候，也該照樣辦，那才是好教友呢！

我說過，那地兩年後的教友，已不是兩年前的教友了，神父叫他們幹什麼，他們總是照着辦。這次神父叫他們玩球前後拜聖體，念些經。他們自然聽從。因此以後每當玩球的前後，祇見教友出出進進往堂拜聖體，或短短的念些經。

有一次因舉行比賽，發生了爭鬧，張神父便向全體隊員作了一次簡短的訓話，大意是這樣的：——

我們從事運動的目的，在鍛鍊身體，促進健康，並不是爲爭區區的勝負！但何以要有這比賽的規定和勝負的計算呢？這無非是爲增加兩方面的興趣，使大家感到更濃厚的意味，有着更熱烈的情緒。這樣，技術必能有更快的進步，成績自必有更好的收穫。同時能更迅速的達到我們的目的：便是人人能有健全的體格，強壯的身心！

現在若因比賽而發生爭鬧，這不但是違反我們所以從事體育的目的，更大的喪失我們高尚的人格！尤覺可惜的，更是因爭鬧而致破壞了彼此間的友愛，殘傷了兩方面的和氣，這是多麼的不值得呢！

所以自後若有什麼問題發生，該抱和平的態度，用合法的手續，報告體育會，請求解決爲是！——

張神父那一次的訓話，雖似乎有些嚴厲；可是那些人全很服聽，都怨自己

沒道德，致發生了這種卑下可恥的爭鬧。

五

張神父見教友們全已上軌就範，於是作更進一步的要求。什麼要求呢？便是叫他們成立公教進行會；這不是一日二日便可成功的，當然要大大費一番心計，要經過一番很麻煩的手續。

果然半年後，張神父這部份的計畫又實現，便是在××鎮公教進行會已正式成立了。同時爲兒童還成立了童子聖體軍呢。說起這些兒童，以前也是跟了父兄，往茶坊進賭場的一羣。自從張神父買了許多玩具來，又爲他們組織了一個兒童遊戲部之後，才算把他們從茶坊和賭場的火坑裏救了出來。現在還竟得成了至聖聖事的小軍士！不然，這一批全是未來的茶爺賭徒啊！

公教事業和體育事業並駕齊驅的在進行着，發展着，全鎮幾乎公教化而體

育化，街頭路面，熙熙攘攘，來來往往的人，不是到堂裏去參與宗教禮儀，便是到體育場運動去。

田神父和張神父，幾時攤開信友冊子來看，兩人往往相對一笑！想當初咚的一聲，兩人來了一個額碰額的時候，不過是一種計畫，一種理想；現在竟然大部份已經實現，已經成為事實了。信友冊子，起初光是一本，也還寫不滿；如今增添了一厚冊，却幾乎已寫滿了。聖事統計呢，以前也幾乎等於零；目下呢，數目確是驚人！

這全是天主的妙化，莫說是人事的功効；看着似乎是人事，其實是主的奇工！當初梅瑟在山頂，高舉着雙手，哀切的祈禱，下面猶太兵才能節節勝利，步步前進；可是一放下手，便又節節潰散，步步後退了！現在那地用的方法，似乎是人事方面的，但沒有二位有聖德的神父，天天在主前哀懇切禱，也斷不能有這良好的收穫，美滿的結果！

再加進行會又告成立，無異添了一枝生力軍！在張神父領導之下，和邪魔

作激烈的搏鬥，和惡俗作殊死的戰爭，務要將這身靈的大敵，斬草除根，全部殲滅才罷休！

公教的進行，既有着這種顯著而良好的成績，自然不能不風傳開去。主教知道了，也來諭嘉獎。據說，主教還在江北岸大堂裏公開發表過：說××鎮上公教進行的成績如何良好，確可稱為模範區云云。我想主教的話，若給××鎮的教友知道了，勝吃十帖補藥呢！

寧波教友得了這個消息，特地組織了一個參觀團，到那裏去參觀。回來對人說：「真名不虛傳，確不愧是一個模範區！很多的組織，我們這裏尙付闕如，他們那裏却已很發達呢！」

六

至於體育，也是一樣的一天比一天發達。既是這樣，自然也風傳了出去，

於是別地來參觀的也有，來和他們作比賽的也有，結果全吃敗仗！那些人驚奇的說：「想不到這小小鎮上，運動這樣發達，技能如此優異！」這話不知怎的竟會傳到寧波教外運動界的耳朵裏去了；他們却不信服，以爲：「這種山頭人，土鄉老，有什麼本領，有什麼顏色；吃敗仗的幾隊，全是自己沒用呀！讓我們和他們來一下，也可使他們知道一個厲害，省得他們目中無人！」於是他們開始組織球隊，包括籃球，排球，足球，乒乓四項。事先寫信給那面的體育會，信倒寫得還客氣。××鎮的公教體育會當然立時覆信，表示十二分歡迎。

到後第二天，即開始比賽，比的是籃球。銀笛一聲，雙方健兒便發動；搶呀，奪呀，拋呀，擲呀，打得真激烈！我們××鎮本隊裏最出色，最好的，便是那第一次投圈得糖兩粒的祖根的爸。他可說不投便罷，投則必中。祖根和他的娘，在一旁看着，開心得幾乎發瘋呢！

上半時結束，本隊得分三十四，寧波隊十二。休息時，按例是要吃些東西的，爲的是接接力，解解渴。最相宜的是水果。可是鄉下人總是鄉下式的：休

息時間，多次也不吃什麼；若是吃的話，也不吃水菓，祇吃些糕餅烤蕃茹一類的東西。那次休息的時候，拿出來的又是老花頭——烤蕃茹。七月裏本不是蕃茹時，但這是去年的東西，用土法保存着的。寧波人蕃茹難得吃，看見了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來往嘴裏塞，還連嚷這蕃茹特別甜，倒不大有得吃着過。不知道這一吃，便造成了下半時的一個光蛋。因為這蕃茹，為本地人吃下去，一些沒事，反而覺着又產生了一種新的力量；而為沒吃慣的寧波人，一吃便出毛病。所以下半時開始，寧波隊裏大半好似塞呆了的鷄一般，動彈不得了。莫說奔跑搶奪，即使拿到了球，拋也拋不動了。起初還不叫替補員，到最後十分鐘，才叫替補員。可是已經不能挽救！所以結果是一個大光蛋！本隊呢，竟又得了四十八分。

比賽完畢，寧波隊向體育會提出抗議，說我們有意作弄他們，給他們吃烤



比賽停賽吃蕃茹

蕃茄·體育會裏的負責人對他們說：「我們這裏休息的時間，是常吃這一類的東西，斷不是有意作弄你們。你們若吃不慣這一類東西，當時便可向我們說明，我們一定另找別的相宜的東西給你們吃。但當時你們一句沒說起，還看你們吃得怪有味的呢！事已如此，木已成舟，吃了進去，又吐不出來，那末下次準辦相宜的東西給你們吃！若你們因這次吃過蕃茄比賽不算數，要再複賽一次也使得！」寧波人見我們這樣，倒也讓步了說：「算了吧，也別複賽了。」其實寧波人那裏敢再賽，因為即使不吃蕃茄，也是要不得我們的，上半時的成績，便是一個證據。

次日上午，是排球比賽。作壁上觀的人，也不減于昨天，也許更多。開始後，接呀，托呀，傳呀，扣呀，打得相當的精彩。講到技能，寧波人倒也不在我們以下，但實力却差得多了，尤其是扣球方面，因為本隊三個前衛，一個是石匠，一個是鐵匠，一個呢，是米司務；那末拍下去的球，是可想而知了。能不要寧波人的命麼？上半時三局，本隊勝兩局。這次休息時，吃的東西，不再

是烤蕃茹了，乃是最配寧波人胃口的脆瓜呢。

下半時開始，也是一樣，我們得力在扣球，他們吃虧也在扣球。我方每扣一下球，他們便大叫一聲「犯關」！這樣又賽四局，我方勝三局。「噯！寧波人烤蕃茹這次沒有吃過啊，怎的也會敗呢？」這話是我說的。他們隊員全很有道德，決不說侮辱對方，或使對方難堪的話。但我說這話，也有一些沒有侮辱對方的意思，不過使大家笑笑開開心罷了。請寧波人原諒我吧！

同日下午，比賽的是乒乓。我們這裏的乒乓隊，是張神父一手創辦，也是他一手訓練成的。張神父在修院時，是一個乒乓健將呢！無論花球，滾球，旋球，煞球，軟球，硬球全會來；救球也真本領；最厲害的，便是左右反抽。起初這裏的人，連乒乓板也捏不穩，經張神父盡心的指教，便逐漸進步；後來竟盡得了張神父之法，有幾個還超過了張神父呢。所以對於勝利，可說是有八九分把握的。開始後，果然殺得他們祇有招架，沒有還手；我們這裏，一時滾球，一時旋球，更弄得他們慌張萬分。

在第三局吧。他們裏有一個比較厲害些的，得了機會，也一，二，三，連來了三次反抽。無如這裏對於救球，是練習有素的。你用盡力量的抽過來，這邊的人，祇輕巧地的一擋，便救了起來。三次抽過來，三次如此，第四下對方也不敢來了。我們的隊員，見對方停止不抽了，倒突的來了一個左反抽，把他抽得天昏地黑，頭緒也沒有了，莫說救起，連球也沒碰着呢。

共賽九局，本隊勝了八局，寧波人乒乓又吃癩。

第二天下午足球賽，情況更熱烈，觀賽的人也更多。球兒既經滾動，健兒便開始角逐。不一會，×隊員截得了球，盤呀盤的，盤過了三道重關，忽然來了一個巧妙的派司，派給另一隊員；那隊員一得了球，舉起腳來便向球門射去，滿以為定可中的，不知來了一個開花大炮，用力一脚，又把球送到半球場之外。不久，×隊員截得了球，又是盤呀派司，派司呀盤，末了機會來到，便舉腳射門，想來也可以打中；豈知來了一個銅頭鐵腦，猛力一頂，便把球頂出五六丈之外。彼此都有驚險，兩面全有風浪。各方的拉拉隊，差不多把喉管也拉

破。可是球先生搭架子得很，任何方面的球門也不肯進去；有幾次似乎可以進去了，在大門邊撞了一頭，又回來；或是守門員來了一個獅子捧綵球。結果，仍是沒有進去，所以上半時結束，是秋水共長天一色，兩方面沒有勝負。

休息時間，×執事人去捧了一只西瓜來，爲給球員們吃。捧到了一想，刀沒拿來，讓我再去拿把刀來吧，於是把西瓜放在地上，出場拿刀去了。剛好本隊一個球員，揩完了汗，跑過來，這球員眼睛素來有幾分近視，可是體力很充足，也是球隊裏數一數二的人物。他說：「我倒一些沒覺着乏力，用不着休息，讓我來練練腳頭吧！」說畢，便舉起腳來，用力的向那只西瓜踢去，因爲他錯看做皮球了呀。



踢西瓜

祇聽得他喔唷一聲，忙用雙手，把腳捧住了，嘴裏嘶呀嘶的，大喊這球一會兒怎麼會變得這樣重呢！而那個西瓜已給他踢出在四五丈之外，同時也碎成四五塊了。這一來，把大家笑壞了，好一會兒說不出話呢。

當大家因踢西瓜而笑作一團的時候，那個執事人拿了刀來了，口裏嚷着說：「誰把西瓜拿走了呀！」但一斜眼，又接着說：「原來在那面，誰拿過去的呀！」說着，走過幾步，蹲下去，拿起刀來便想劈，別人忙喊道：「那是皮球，不是西瓜！西瓜在這裏呢？」他才仔細一看，知道確是一隻皮球，不是西瓜，於是趕過去，忙問：「怎麼一回事，你們這樣發瘋似的笑！」他們說：「×隊員將西瓜當作皮球，一脚踢開了；而你呢，把皮球當作西瓜，險些兒一刀剖分了！」說得那執事人也笑得蹲了下去，起來後，再去拿了一只西瓜來給大家吃。所以那次休息的時間延長了許多。

下半時開始，踢得更激烈，頭頂腳踢，一來一去，可是已過十五分鐘，兩方面還是沒有建樹，這真把隊員和觀衆們急壞了。正在這時，寧波隊裏的×隊員，得到了同隊的派司，當球還沒有落地，他便舉起腳來一鉤，竟然給他鉤進了球門，這才開了記錄。本隊算是常勝軍，那裏肯歇，於是合力反攻。那個將西瓜當作皮球踢的×隊員，更是勇猛，單槍匹馬，橫衝直撞，逼近了對方的球

門區，舉脚一蹴，果告中的；離前一球不過三分鐘呢。不一會，寧波隊員以手觸球，罰十二碼。這又是一個絕好的機會。本來叫那踢西瓜者踢的，但他說：因踢西瓜受了微傷，所以叫另一個球員踢。一脚踢去，剛中橫柱，球又彈了回來，所以沒中。於是大家更拼命，更勇猛，果然在最後七八分鐘裏，連中兩球。吓！勝利雖是屬我們，但究也太艱苦些了！

因我方態度好，一些沒有違反道德的舉動，所以寧波隊雖連吃了四場敗仗，却也不怎麼難過！而且因我們招待的周到，他們還很覺告慰哩！

又過一天，寧波隊便回去了。臨走的時候，說了幾句披心露肺的話，他們說：「我們起先確有些不相信，老實說，還有幾分輕視你們！現在實地較量過了，才知道你們的球藝確是高超！所以我們非常敬佩，拜服，尤其是對你們高尚的道德！至於招待的周到和誠懇，更是我們萬分感激的。」云云。「我們自然也有一番謙讓的答語；又贈送了他們幾冊公教書籍：如天主實義，聖教要理等等。」

七

新昌縣長知道了這得勝寧波隊的事，也十分喜歡！因為××鎮是新昌縣的一部份，這次打敗了寧波隊，自然也是新昌縣長的光榮啊！

這年的聖誕節前，新昌縣長特地送來了一隻優勝大銀杯，四隻小銀杯和十二面優勝錦標旗，爲作我們各項比賽的錦標。我們既受到了這許多的禮物，於是體育會代表全鎮民衆，寫了一封信去道謝；同時召集會議，商討處置這些錦標的辦法。議決，對那隻大銀杯，取限期的保有制，譬如這屆×隊×項比賽勝了，便得保有那隻銀杯直到下一屆。其餘的小銀杯等當作獎品，誰成績最優，便歸誰。並決定先舉行籃球錦標賽，取淘汰制。開賽的日期，是聖誕後一天。韶華易逝，光陰真快，比賽的日期一忽兒便到，參加比賽的有十隊，一連五天，天天有一場或兩場比賽。第六天，是最後兩隊的決賽了。新昌縣長也請

到，張神父也在坐。這一場比賽，分外精彩，分外激烈。結果，隊名叫信光的得勝，由縣長親授銀杯，盛況是空前未有。我在開頭處說的那一場盛大的籃球比賽，便是指的這一場啊！

第二天，還作了一次四角仗的表演給縣長看，這倒很值得一敘的：

那天上午八時左右，運動場四周的看台上，已坐滿了人，專等縣長和神父的來到。不一會，縣長和張神父到了，全場起立致敬。坐定後，四角仗便將開始。參加表演者，全集合在運動場外：當吹號手嘟嘟嘟嘟吹了三聲之後，便見一個人，拿來一面很大的紅旗，走進場來，後面跟着十二個人，一律是紅色的短袖衣，紅色的短褲，紅色的短襪，黑色的力士鞋；觀眾當然是一陣熱烈的鼓掌！他們進場後，便站在場的一隅，吹號手接着又是嘟嘟嘟嘟的三聲，開首進來的，拿了一面很大的紫色旗，後面也跟着十二個人，一律是紫色和前一隊一般的運動衣。第三隊是綠色旗，十二個運動員全是綠色的衣服。第四隊是黃色的旗，運動衣呢，全是黃色的。進場時也和前兩隊一樣，先由吹號手吹號。觀眾

也一樣鼓掌歡迎。

四隊集齊了，便開始繞場一週，經過縣長和神父前，敬行注目禮。繞場完畢，表演便開始：四十個運動員，進進退退，穿來穿去，好如羣蝶飛舞，又像百花爭妍！說到色別，祇有四種，可是因他們的進退來去，便如萬花筒般的覺得變化無窮了。

至於技能方面，有幾個隊員，真使人佩服，即使是四五個人合兜他一個，他不知怎的一閃一扭，又給他脫走了。這批人，大家給他們加上一個外號，叫做「捉不牢」。而另一些人呢，外號叫做「包捉牢」，便是一出去，包被別人捉牢的意思。還有幾個，外號叫做「死不放手」，便是他捉別人的時，釘牢着追趕你，死也不肯放鬆一步。更有幾個叫做「偷飯老」，就是專等別人不防的時候，躲躲閃閃地去捉人或救人。吓！有「捉不牢」，才見精彩！有「包捉牢」，才覺有趣！有「死不放手」，才覺好笑！有「偷飯老」，才覺巧妙！

那天表演得那樣好法，祇聽得四座不是拍掌，便是喊好！縣長也頻頻拍掌

點頭，他對張神父說：「這種遊戲怪有意思，怪有興味的，不知是誰發明的，是那裏傳來的？」張神父說：「我們在修院求學的時候，是日常舉行的！講到誰發明，倒也不詳細！」縣長又說：「請神父將詳細的規則寫一張給我，我到新昌也必竭力去提倡！」神父說：「可以，可以！縣長肯提倡，那是更妙！」表演完畢，又排着整齊的隊伍，一隊一隊的出去，觀眾仍是鼓掌歡送。至於縣長的來臨和回駕，這裏歡迎恭送，自有一番熱鬧，我不詳敘了。

八

不久，國曆新年便到，體育會又舉辦了田徑對抗，情形也相當熱鬧，成績也還不錯。百公尺短跑，是十一秒七。急行跳遠，也有五公尺九。跳高，一公尺六；其餘如接力跑，跳欄，也過得過去。獎品用去了二隻小銀杯，六面綵旗；種種笑話，却便由獎品而發生了。

×隊員，因三項短跑第一，得了一隻小銀杯，好不開心，好不快樂！捧了回去，擺在案頭，當活寶貝似的。有時對着這小銀杯竟然呆呆地的會看上七八分鐘呢！妻子常說他瘋了瘋了，他也毫不在意！

有一天，他事畢回家，看見妻子在灶下燒火，火燒得特別的旺，而她還是把稻草一把一把的往灶肚裏塞。他便問道：「你在燒什麼呀！火燒得這樣旺幹什麼？」她不答應，低着頭，祇是燒。再問她，又不答應。他急起來了，便走上灶去，揭開鍋蓋來看。喔唷，呈現在眼前的，便是那隻心愛的銀杯呀！他也不顧得燙手不燙手，連忙從鍋裏一把拿了出來；同時怒氣填胸的大罵說：「你發昏了嗎？為什麼將我的銀杯放在鍋裏燒？難道你想燒燒當點心吃麼？快說出來，為什麼燒的！」她起初不肯說，後來被逼不過，便似罵似怒的說了。她說：「那隻銀打的東西，既不能當飯碗，又不能當酒杯，放着有什麼用呢？況你天天對着它發呆似看着，天長日久，也許會成瘋呢？倒不如把它燒鎔了，搓搓細，給翠珠和翠英做副手鐲，做雙耳環的好！」那隊員說：「你又不是打銀

匠，會做手鐲耳環，做手鐲耳環沒有這樣容易呀！況即使你會做，但沒有我的同意，你也不能便拿去放在鍋裏燒哪！」

虧得那隻銀杯，也沒有燒壞；其實，這種稻草火，根本也燒不壞的，不過，色澤減了些罷了，所以一場爭鬧，也就此結束。

第二件，和這件有些類似，就是×隊員，在那次田徑對抗裏，也獲得了二面綵旗，一面是紅的，上面有「錦標」兩個字，一面是藍的，有「優勝」兩個字，他拿到了，自然也是快活的了不得！回去掛在牆邊，睡醒後，總要望那兩面旗看一下子子的。

有一天，回家去，那兩面旗却不見了，忙問他的妻子，他妻子說：「我替你藏起來了，因為掛在外面，容易上灰，色兒也容易退。」他一想，倒也不錯，所以也不追究了。

過三天，剛巧是主日，他先到堂裏去，跪下不過一忽兒，看見一個小孩子，搖搖擺擺，跳跳蹦蹦的走上前去，仔細一看，還是自己的小兒阿毛呢：花

布的大樹上，還穿一件背心，一塊紅，一塊藍，前面是「錦標」，後面是「優勝」四個很大的字。噯，這是我獎品旗，怎的會變成一件背心，穿在阿毛身上呢？這定是自己的妻子做的鬼戲！但在堂裏又不好發作，姑等彌撒完再說。別的教友，看見阿毛穿了那件背心，也覺好笑，有幾個竟笑出聲來了。張神父聽見笑聲，問在旁一個教友什麼事，他便指指阿毛。張神父一看，心裏也覺好笑，便走過去叫他脫下來，交給娘去。這樣大家才算止住了笑。

彌撒後，張神父叫了那男的來，問他爲什麼把獎品旗給兒子做背心穿，引得全堂的人分心發笑！他說：「那裏是我的意思！全是我女人幹的好事？我回去要請她吃生活哩！」張神父說：「給她吃生活，那是使不得的！但當告訴她，這背心下次別再穿！以後若再有什麼獎品，當好好保存，不可毀壞或剪裁了當作別用！」



錦標旗做背心

男的聽了張神父的話回去，總算沒給那女的吃生活，光是拍桌拍凳惡很很的對着他的妻子大罵。他說：「你幹的好巴戲，害得我給張神父吃排頭！還說旗子替我藏起來，怕的是上灰塵；原來偷偷摸摸在做這種狗樣兒的背心呀！」女的說：「叫你給阿毛剪件背心料，你又不答應，那末念頭祇有轉到那兩面旗上去了。橫豎看也看厭了，掛着有什麼用，倒不如給阿毛做件背心穿穿的好！前面是「錦標」，後面是「優勝」，穿了上堂上街，給你多多揚揚名氣，不是很好嗎？為什麼還要拍桌拍凳惡很很的罵我呢？」這一說，男的倒給她弄得好氣又好笑！

還有一件好笑的事呢，便是田徑對抗完畢後，他們裏面會執筆的，便作了一個詳細的報告，並將各項的成績和優勝員的姓名，也清楚地註出，然後寄到上海聖教雜誌社去請求他們登載。

自從這稿件寄出後，他們天天抬着頭等聖教雜誌的來到，每天必有人到進行會去詢問，聖教雜誌到了麼？尤其是那次對抗裏的幾個優勝員。

一個月後，他們所渴望的聖教雜誌終於由綠衣人送進了公進會的辦公室。辦事室裏剛有五六個人在着。×會員先拿到手，剛慌忙在撕去外面的紙包，另一會員說：「給我先看好麼？」他說：「給你先看也使得，但什麼條件呢？」他說：「晚上打兩隻角子老酒給你喝好嗎？」那個會員說：「也使得！」於是將那本還沒有全部拆開的聖教雜誌交給了他。他來不及似的接過來，把餘剩的紙撕了；剛攤開，別人也全把頭湊了過去，他又掩住說：「我既化了兩角錢，那末我有優先權，（這句話，諒來是在短期班時學到的。）你們別把頭湊過來呀！」其餘的人說：「晚上的老酒，我們又沒有份子；這優先權我們不承認！」於是他祇得攤開來。可是翻呀翻的，從頭翻到末，從末翻到頭，却找不出這裏寄去的一篇田徑報告，於是又翻了一陣，祇在末一頁處發現了這樣簡略的一段：——

浙江新昌××鎮來稿已收到，惟本刊並無體育專欄，恕不照登！
大家自然感到大大的失望！

但這一來，問題又發生，便是那會員說：「要看的既沒看到，那麼我兩隻角子也不拿出了。」對方却說：「那不管的，你要先看，我已讓給你先看，看到看不到，不關我的事！」於是兩人鬧成一片，在旁的人，有的說當拿出；有的却說不必拿出。後來人愈聚愈多；可是也是一半說當拿出，一半說不必拿出，問題總是解決不了。末了，那是公進會的會長，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，便是兩角減做一角；而這一角酒呢，兩人各喝一半兒。這辦法大夥兒全贊成，他們倆也說好，問題因此而解決。那天晚上，兩人一塊兒說說笑笑，快樂地喝完了那一角錢的酒。

噫！辛辛苦苦一場空，詳細報告變作風。活搶活奪想先看，結果損失酒一筒！

九

自從有了錦標，有了獎品之後，他們對於運動的興趣更濃厚，練習也更勤

勉了。每天運動場上擁擠擠的全是運動員；尤其是早晚兩時，有的在跑，有的在跳，有的湊集幾個人在玩着球兒。這種現象，除幾個體育較發達的大都市外，別地少有的吧。

或許有人說：「鎮上的居民，難道一些不必顧到生計，儘可整天的運動着麼？」他們那裏是不顧生計整天的運動呢！因為我現在光就運動一方面講，光敘述他們運動方面的事，所以看着像煞他們把運動當了飯吃，整天在運動着。其實，他們各有職業，各有工作，各有各人的事。但何以他們還能這樣清閒地的去從事運動呢？這全是體育會辦法好，因為體育會將全鎮的戶口調查清楚，然後作一個詳細的統計；又將運動人員，運動時間，運動種類，按不同環境，各異的情形，全部分配好，使他們依着預定的程序，去從事運動；務使運動不妨碍工作，工作不妨碍運動！至於出席比賽，有時也會和工作發生衝突，但體育會也有一種嚴密的補救辦法呢。可是以上這種辦法，祇可在人口不多的鄉鎮施行，在人口繁密的大都市裏，那就用不着了。

但也許有人還要說：「鎮民既整個兒的心放在運動上，或許要妨礙他們的熱心吧！」這一點你們也不必憂慮。體育會，可說是純粹的公教組織，對於這事，那裏會疏略！所以運動絲毫沒妨碍他們的熱心。每天早晨彌撒時，總是滿堂滿座；領聖事也極欣勤！此外每年還舉行避靜，一班又一班；連兒童也得避靜，不過神工少一些罷了。

十

一月一月的過去，又到了聖母聖月，天如碧玉般的清，雲如白雪般的淨。花兒開得那麼茂盛，把大地點綴得鮮艷萬分。峯坳谷間，那一處不如錦如繡！鎮前鎮後，那一處不可人宜人！鳥兒在枝頭唱她的清歌，蜂兒在花叢幹她的事工。這一切在暗示着聖母童貞的諸般美德；也大大的增添了信友的善情和歡欣。

每當夕陽將沉，由聖堂的窗戶間，便送出琅琅不絕又齊又整的經聲。停一會兒，又送出幽幽揚揚悅耳怡情的歌音。這便是信友們正在舉行着隆重的聖母敬禮呀！

在聖母月裏，又開了一朵沒有開過的鮮花。便是張神父以爲信友光在自己本地敬禮聖母還不足，擬組織一個朝聖隊，代表全鎮信友，到江蘇余山去朝聖；這提議信友全贊成。於是開始籌備，人數選定了三十名，全是公進會員。出發前，張神父便有信給主教，還有信給大小兩修院的院長，也去信通知上海公進會，余山本堂和滙師校長。

給兩修院院長的信是棘丁文，我們當然不懂；但張神父將大約的意思說給我們聽過。大意是這樣的：

敝鎮目下織組了一個朝聖隊，爲代表全鎮教友往江蘇余山去朝聖。路過寧波時，將到貴院來參觀，也使他們廣廣見識，開開眼界。若是爲你們方便而又願意的話，和他們玩玩什麼籃球足球，那是他們最喜歡而最希望的！

朝聖隊確組織得很像樣：有隊長，有管事，有朝聖旗，有徽章，有制服。出發時，全鎮教友都來歡送。領導的自然是張神父。

到了寧波，便去見主教。江北區的教友看見了，全驚奇的說：「那裏來的這樣像樣的朝聖隊呢？」

其實這些隊員，都是鄉下土老，除運動外，不和別人接觸還好，若和別人接觸，是包露馬脚的。這又如烏鴉裝上孔雀毛，究竟要顯出本來面目的。因為生長山地，沒見過世面，少見自然多怪，所以時時有鬧出笑話的可能。張神父知道這一點，常防備着，因此還好。

從主教堂出來，便到修道院。修院院長竭力招待，陪着他們參觀全院。參觀畢，便和小修生舉行一場排球。當他們換上運動衣出場的時候，小修生們全看得呆了。怎麼鄉下隊有這樣整齊美觀的服裝！而他們自己，祇是各人一條同色運動褲罷了。

排球開始，兩方打得並不怎麼激烈，大家祇是玩玩的性質。共來五局，朝

聖隊勝三局。

運動後，院長真客氣，還請全體吃茶點。吃的是彎來彎去的餅和一杯又甜又苦的藥茶；其實是愛司餅和咖啡。因為鄉下人沒見過沒吃過，所以這樣叫。膳宿是在毓才小學，那邊校長神父姓沈，也怪客氣的。第二天吃早飯時，除藥茶和牛奶外，還有黃蠟糕，其實是奶餅；他們沒見過，看着像黃蠟，便叫它黃蠟糕。大家吃呀吃的，不一會，倒有半數便翻腸倒肚的大吐特吐起來，這不是大露馬脚，烏鴉顯出本來面目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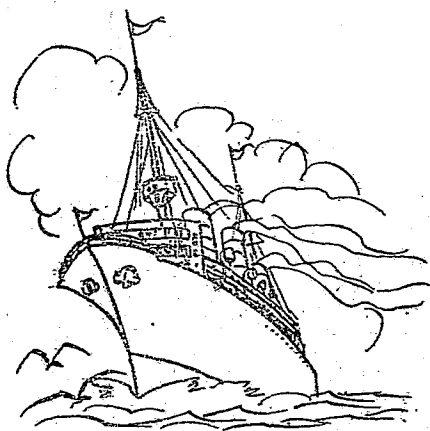
九下鐘時，和大修生玩足球。保祿大修院的足球，是寧波聞名的。我們鄉下隊，自然對不過他們，所以結果，他們得五球，本隊得三球。但按實說，大修生的足球，實力頗雄厚，姿勢却不濟，服裝更不像，長袍短套，小衫大褂，怪難看的，倒不如我們鄉下隊來得齊整。

下午四時，便乘大輪船到上海去，隊員看見這樣大的輪船，自然奇怪的了不得！

十一

過了一宵，便到上海。那些層層疊疊的高屋，簡直使得他們目迷神眩，想是在做夢呢！來來去去的車兒，那麼的多，又那麼的快！他們想上海人真天天在冒險，一不小心，不是便要撞一個開花大吉嗎？

虧得公教進行會派大汽車來接；不然，這些鄉下老如何走得動。那邊嗚嗚嗚，這里嘟嘟嘟；一時噉噉噉，一會噉噉噉！四叉路口，更是險地難關；紅燈綠燈，綠燈紅燈。若是紅綠燈弄不清楚，站在四叉路口進進退退，那末巡捕老爺



乘輪船到上海

的彈花棍子，便要請你嘗嘗！三道頭的外國火腿，也便會立刻送到；有時還加上五枝雪茄煙哩！又不對，一把領口，拖到行里去，罰脫五塊大洋，還是小事，也許要請你坐監三年呢！

再加上上海小赤老，小廝三，多得如毛。看你土頭土腦，包會給你些滋味嘗嘗；身邊若是藏有洋鈔鈔票，一眨眼，便生翼膀！現在公進會派大汽車來，將我們接了過去，倒是直截了當，省得在大馬路上吃驚吃險，經風經浪。汽車真快，一忽兒便到董家渡。

董家渡公進會的事業，確辦得偉大，組織更異常周密。真不愧是全國公進會的模範呀！

在那裏午膳後，又坐着一輛大汽車到首善堂；然後再到徐家匯，先進堂拜聖體。

吓！好一座體面堂皇的聖堂。高，幾乎接着雲端！大，容得下上萬的信友！正中的祭台，又美麗又精巧！材料想來是金銀和寶木的吧！四周還有無數

精緻的小聖堂。這無異一頂大皇冠，四周鑲嵌無數的寶石兒和金鋼鑽哪！這裏的教友真有福氣，能在這偉大尊嚴的聖堂裏，恭敬天地主宰，參與彌撒大禮！出堂後，又去參觀修道院，中小學校，天文台，印書館，聖物製造所。這一切一切，祇把那些鄉下人弄得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！因張神父叫他們別多說話，倒還沒有露馬脚開笑話。

參觀完畢，又和滙師學生賽了一場籃球，成績是四十二比三十八，本隊得勝。吓，上海少爺竟給鄉下土老吃癩！

下榻是在滙師，那晚滙師學生便來和他們大談運動經。末了，還說要和他們再來一場。他們說：「這要問張神父，我們是做不得主的。」想來滙師學生因輸給土老兒有些不服氣，所以要求再來一場吧！其實再來一場，他們也不怕的！若祖根的爸在場的話，還要叫他們做第二個寧波隊哩！

第二天一早，望完彌撒，便動身向佘山進發。一出上海，又是鄉村風味，一望無際的田畝，三三兩兩的村舍；水邊河頭有人拍拍地的在浣衣，塘灣池旁

，有人轆轤的在戽水。幾條龐大的水牛，背上騎着幾個幼弱的牧童；可惜他們沒帶着什麼笛兒簫兒，不然，吹奏一個什麼曲兒，倒增添詩意不少呢！

不久，余山便在望。這山兒不高不低，怪有樣的；山腰山頂，全有房子，諒來是聖堂吧。過一會，已到余山的頭門，進頭門，是一條平坦而修整的斜坡，走完斜坡，又是石級；石級盡處，是一片廣地，除一座聖堂外，更有三座構造精巧的寶亭，亭裏立着三尊很大很美麗的聖像，一座是主耶穌，一座是童貞母，一座是聖若瑟。

當隊員們拜倒在聖童貞的足下，覺得心裏怪熱的，好似赤子見了慈母；眼前立着的雖是一尊聖像，他們却好如親見了天上恩娘！

噫，他們本來是敗子一批，亡羊一羣！經田張二位神父勸導引領，方做了主的義兒，才進了主的羊棧！這也全靠您聖童貞賜寵賜佑，才有這樣的一日！目下他們攀嶺過山，渡海涉洋的來拜謁您，您自必伸開雙手，把他們抱在心頭，又定把天恩天寵，將他們神靈的衣袋，塞得飽飽滿滿！此外還要裝成一担

一担，叫他們挑着回去，分給沒來朝聖的信友！

他們在聖母亭前，公念了一份玫瑰經，又唱了一只聖母歌；再到耶穌和聖若瑟亭前念了些經。

念完經，再上石級，石級盡頭，乃是塑在壁上一幅很大很藝術化的山園祈禱像。主耶穌想到萬民的重罪，又想到將受的慘苦，不覺神形頹喪，憂苦萬狀；主之天神，特地降來慰問撫勞。看了這幅像，真覺心靈驚動，聖情勃發呢！然後大家開始拜苦路；佘山苦路的設計很特別，極有意義，一處一處交叉上去，一處高一處。這不活像吾主當時親背十字架登山麼？

大家的心，既已這般的熱，環境又如此優美而逼真，所以拜到第三四處，大半已哭得淚人一般！領念苦路經的人，一字一淚，一句一哭；末了兒，竟然念不下去了。於是另換一個人。這個人過了一會兒，又念不下去了，再換一個人。拜完苦路，換了三個領經呢！

苦路盡處，再上幾級石級，便是山頂大堂，好一個偉大的建築！堂壁全是

六七尺見方整塊的大石疊成的。這工程是多麼艱鉅呢！堂的內部，更是尊嚴堂皇！正中祭台上，立着童貞瑪利亞的聖像，大家自然又跪下念經默禱。

出堂後，大夥兒坐在堂前廣場上休息。許多的人，熱情的淚還未乾呢！

這佘山真不錯，既有天然之秀，又有人工之美，確堪作慈母瑪利亞的聖地靈境。至於設計和佈置，更是巧妙而別致。所以一登此山，若覺別有洞天，心神間感到另一種的愉快！講到山，本來爲那些山頭人，有什麼希罕？前是山，後是山，鎮的四周全是山；但這些山，却不能給他們絲毫的美感。現在他們對這座小山呢？覺得萬分依戀，非常愛好。其中有幾個人說：「我們在這裏住上一輩子吧！不必回去了。」這無異當初宗徒伯多祿在山上見了主耶穌的榮光，喜歡得了不得，也願在山上住上一生一世，不願回去了。

噯，天上母皇卒世童貞，我們既到了山頂，那不是離天更近？願您垂下一條金繩，將我們可憐的羣生，早些兒引登天庭；省得在這涕泣之谷，竄流之地，犯罪作惡，受險吃驚！

拜見了那地的神父之後，大家便動身回上海。到上海，已是燈市火街，大放光明；有幾座簡直不知道是房子還是電燈堆成的高台。鄉下人不覺得目迷五色耀眼奪睛麼？

下榻處，仍是滙師，同時約好三場球賽：一場仍對滙師，一場對聖芳濟，一場對震旦，準定在第二天的下午開始。

十二

第二天的上午，張神父說：「現在趁着沒事，你們不妨到南京路幾個大公司裏去逛逛，你們裏或許有人還要買些另星的东西呢。」他們自然高興極了。但這麼一大隊的人，在路上怪不方便的；所以張神父想了一個辦法，便是將三十個人分做六隊，每隊請一個熟人做領導。安排定妥，便分隊出發。

在路上因車兒過多，進行怪困難的。先穿過一條五六丈寬的南京路，便費

了五六分鐘；幸虧有熟人引導，倒沒出什麼亂子。

踏進公司的門，鄉下人的舌頭，又不得不伸出來了！那光怪陸離的物品，千態萬狀的裝璜，和別的一切一切，是他們生平從未見過的啊！

他們裏面的×隊，領導人陪了他們看完了下一層，打算再到上面一層去看，所以領導人叫他們去坐電梯。他們說：「跑進那隻大箱子裏去作什麼？」領導人說：「你們祇管進來好了！」於是他們懷着驚奇而恐懼的心，走了進去，剛站下，祇見一個人把鐵門擦搭一聲的關上了。他們說：「叫我們坐牢監呀！我們犯什麼罪，犯什麼法呀？」正在說的時

候，電梯突的上升了。他們齊哇的一聲，蹲了下去；其中兩個人呢，一個抱住了司機人，一個抱住了領導人，大喊救命救命！弄得司機人和領導人，好氣又好笑！到了上層，鐵門一開，他們便來不及似的逃出來，



坐電梯的滑稽情形

同時連聲埋怨領導人，不該叫他們去坐這種嚇煞人的大箱子；說着，還把手在胸膛上拍個不住呢。領導人知道他們是鄉下老，倒也不很見氣；還是司機人比較厲害，對着他們大罵壽頭，曲辦子！

另一隊，逛過了先施，永安兩大公司，便到大新公司去。一進門，那自動梯又使他們驚奇萬分。其中一個說：「地底下諒來有幾千萬張梯子藏着，不然，怎的祇往上升，往上升，而不會斷呢？」另一個說：「這些梯子祇往上升，往上升，升到什麼地方呢？」領導人說：「光是一張梯子，上去下來，在打着圈兒罷了。」他們總是不很明白。

後來領導人說：「我們上去吧。」可是他們全你推我，我推你，不敢上去，好幾次把腳伸了出去，又縮了回來。領導人說：「那麼我先上去，你們跟着上來吧！」他於是踏上一級，便安然的上去了；但他們還是不敢上去。領導的站在上面喊道：「不要緊的，照着我的樣子上來好了！」於是其中一個也便一腳踏上去，不知去勢太猛，站立不穩，竟撲倒在梯子上；就這樣的把他送了

上去，其餘幾個人一看，這方法倒不錯，所以也一個一個衝上去，撲倒在梯子上，果然也同樣的把他們送了上去，可是已把領導人和一些在旁的人笑壞了。

十一時光景，六小隊便先先後後的回到了滙師，而且各人還買了不少的東西，他們正興興頭頭的想去和張神父說說路上和大公司裏的一切，一方面也叫張神父看看所買的東西好不好，值得不值得。不料張神父先過來了，臉色怪不好看。他們一想，不好，不好！不對，不對！諒來剛才坐昇降機，上自動梯的事，已給張神父知道了，所以他這樣不高興。他們正想說，張神父却先開口了，他說：「你們出去後，不上半小時，便由首善堂轉到一個電報，是本鎮打來的，很簡略，祇有八個字：『田鐸病危，全體速歸！』便是田神父病危險了，叫我們全體快快回去呢！」

這消息，無異是一條粗大的木棍，把他們敲得昏迷沉沉！更如一桶冰透的冷水，將他們潑得胆寒心驚！

大家也沒有話說，祇是歎氣！下午既當動身，於是忙碌地整理一切，預定

的三場比賽，自然祇得取消。我想最難過的還是滙師吧

下午三時左右，全體上了那艘到寧波去的大輪船，沉悶地的過了一宵，便到寧波。到寧波光張神父一人去見了主教，出來後，又立刻動身趕路。

到鎮口，全鎮裏靜悄悄，悶沉沉，聽不見一些聲音。張神父更急的了不得，三步併作二步的趕到田神父的屋裏，大家也跟了進去。祇見田神父躺在牀上，臉兒又黃又瘦；據說，已三天沒有做彌撒了。在旁還有一位神父是爲給田神父終傳來的。

田神父還能說話，不過聲音微弱些罷了。他有氣無力的問了我們一些朝聖的情形，張神父一一代我們敬答了。

大家向田神父告別後，便回家去。路上遇着的人，俱是面呈憂色，愁苦的了不得！他們無心兒問我們朝聖的經過，我們也無心兒提起。不然，朝聖回來，全鎮又要鬧翻了！

十三

自從田神父病危，信友不是在家裏念經，便是在堂裏默禱，懇求天主，切祈聖母，賞賜田神父轉危爲安，延壽數年！可是田神父的病狀，祇有見壞，沒有見好！

朝聖回來的第二天，田神父叫各家的家長作全鎮教友的代表，到他屋裏去。大家得了這消息，便愁苦地的去了。他屋子很小，當然站不下這許多人，大半站在外面。田神父的臉色，比較前兩天更不好看。他見教友們到了，便用微弱而又顫抖的聲音向教友們說：——

我的病，諒來沒有好的希望了，所以不久便將和你們永別！因此今天特地召集你們，和你們作一次最後談話：

當你們還沒有戒除惡習的時候，確給予我不少的苦痛！你們的惡習，

無異是一把利劍，深深地刺傷我的心靈！我爲你們會流了不少的苦淚！我老實說，有時整夜沒睡，哀切地的爲你們在主前祈禱！可是那時你們的心，堅硬得和石塊差不多。我苦口的勸戒，誠切的訓導，不但不能使你們感動，反增加你們的憤恨！

張神父來的起初，你們也是一樣的反對他，攻擊他。他的勸喻，他的訓誨，你們也是當作耳邊風，不肯接受，不肯聽從！

你們裏除少數外，好說全體在茶風裏旋轉，在賭浪裏翻滾！我們駕了一隻小船兒，想把你們拯救起來，可是茶風那麼猛，賭浪那麼大！不但沒有把你們救起，連小船兒也幾乎支撐不住，而主耶穌又似乎在睡他的覺，不來出一個全能的命令；情景正和當初宗徒們駕着小船兒在大海裏和風浪搏鬥，而主耶穌却在睡覺是一般。

但主耶穌那裏是真的在睡覺，正很注意地的看着我們在和茶風賭浪搏鬥呢！他見我們倒還盡心盡力，況又不住的在向他求救；至聖聖母，一定

也在爲我們懇求；所以他專等時候的到，時候一到，便要施用他的全能，來出命令了！

我們雖用了一個人事方面小方法，但沒有吾主全能的扶助，那裏能够奏效！

時候既到，主便出命；這命一出，茶風便靜，賭浪即平！既是風靜浪平，我們便開始拯救，一老一少，通力合作；站定身子，捲起袖管，把你們一個一個往小船上拖。拖挽的時候，也許拉痛你們的耳朵，或是抓傷你們的皮膚，可是無非爲救你們一條超性的命呀！

老人究竟沒有用，拉了幾個，便已筋盡力疲，喘不過氣來！還是少的一位幹到底；拖呀拉呀，把你們全數救上。

你們倒很有良心，救上船之後，便幫着我們搖櫓打槳，拉篷把舵，再努力去救那些沉在異端海裏的同胞。從此我們的小船兒便很順利的進行着，我們兩人真樂開了！目下你們給予我們的安慰，大大抵得過當時給予

我們的苦痛。即使不談相抵，我們得了目下的安慰，也全全忘却了以前的苦痛了！

所說老的便是我，少的乃是張神父。張神父爲你們絞去的心血，耗費的精力，超過我萬倍！所以你們當紀念的是張神父，當感謝的也是張神父。我呢，不過輕微地的幫了他一臂之力罷了。

現在你們全體已成天主的好兒女，又熱心，又勤勞，彼此又親愛和睦。公教事業這麼發達！全鎮裏本來祇有少數的教友，如今却祇剩少數的外教了。體育事業也這樣有次有序地的進行着。這一點，雖是小事，但也見得你們尊重規律，愛好秩序，有服從心，有道德心。我見了這種種好現象，可和聖西默翁一般的說：「主！如今可照你的話，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世了！」

最後，我還勸你們，大家恒心到底！跟了張神父向生命之道走去！那末，我們大夥兒總有一天能集會在天堂上的啊！

田神父這一番談話，誠懇而哀痛，却又很巧妙。見得他老人家身體雖是極度的衰弱，神志還十二分的清健。但他說的時候，那裏有這樣一貫相連，說不上三句，便得歇一歇，况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出；除站在牀邊的幾個人外，我想誰也沒聽見吧！幸虧有人在一旁記錄，田神父說一句，他便寫一句，所以目下能披露在這裏，不然，一篇很好的臨死遺言又歸烏有了。

田神父說完，張神父揚一揚手，慘苦地的對教友說：——

剛才田神父的一番話，你們裏很多的人也許沒有聽見，幸虧已逐句逐句的記錄下來了。等一會，謄寫一張，貼出來給大家公看。田神父這一席話，我們該當作珠玉般的寶貝！我也敢說，該當作聖物般的寶貝！萬勿聽了或看了便忘却；當深深的印在腦裏，刻在心裏。這樣才不負他老人家的——番厚意和一片苦心！可是有一點，我却否認，絕對否認，便是他說自己沒幹過什麼，是我一人在工作着，因此當歸功於我。噫，這是什麼話呢！他因壽高力衰，外表上似乎沒幹什麼，其實却在幹着偉大而又偉大的事業

，艱苦而又艱苦的工作。他是一位功全德備的聖司鐸，那末他的祈求在天主前是多麼有力量！他自己說過，有時整夜沒睡，在爲你們祈求着！你們得有今日，全是他老人家祈求之力呀！從前聖女老德肋撒沒出院門半步，光在小屋子裏祈禱着；成效呢，救得了成千成萬的靈魂。如今田神父便是這樣，所以不談歸功便罷，若談歸功，當整數兒的歸于田神父；我是一分一毫不敢受的。

可痛的，是田神父如今得了這種危險的病症，人力恐難挽救！那末我們祇有求主耶穌來醫治！主若要的話，一句話兒便足夠！噯！我們是斷斷少不得他老人家的呀！

這末一段話，張神父說得很輕，而且走出幾步，離田神父的牀遠一些，才對教友說的。

在張神父說話的當兒，好些人已經淚珠滾滾。待張神父說完，有幾個竟然哇的一聲哭開了，以前反對張神父最激烈的幾個，哭得更傷心。有幾個搶上幾

步，天真而老實地的說：「神父，您死不得！死不得！」在旁的另幾個責怪他們說：「怎的一些不知道避諱呢！」

田神父的訓言貼出後，大家念了，更覺傷心，一會兒，全鎮盡傳遍，同時哀痛也浸透了全鎮。

又過二天的一個晚上，可敬可愛的田神父，終於拋下信友們到天主台前去領受他應得之賞了。享年六十有七。時在降生後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；張神父來××鎮的第五年上。

這消息一經傳出，全鎮又是哭聲震天，尤其是女信友們，這也見得田神父恩德入人的深了！

次日，大家去瞻仰遺容。祇見田老神父穿着祭服，睡在裝飾得很清雅的一個板台上；臉兒雖蒼白而瘦削，却顯得萬分安祥，還浮現着微笑呢！

又過一天，方始成殮入木。除全鎮的居民外，還到了不少的神父

第二天的早晨，舉行隆重的五六品追思大禮：主禮的自然是張神父。大禮

完畢，便出殯。

出殯禮，嚴肅而靜穆，也盛大而光顯；神品班，公進會員，男子部，女子部，童子聖體軍，更有鄰近鄉鎮的教內團體，教外團體，行列很長很長。全隊秩序井然的，終於把田神父的遺軀，送到鎮外的聖山上安葬了！

十四

葬禮完畢，體育會發出通告：自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六月二十四日止，停止一切娛樂和各項比賽，以誌哀痛。

這一篇東西，便是在那時開始寫的。寫這篇東西的目的是在表揚田老神父的聖德和仁愛。他的熱心和克苦，無異是深山裏的一位隱修士！他對於屬下的信友，好像是一位慈祥的母親！

也為表揚張神父的精練能幹，有作有為，忍苦耐勞，始終不渝！至於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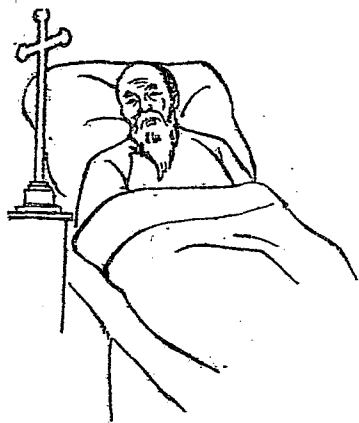
聖德，也自然相當的高超。仁愛呢，也不亞田神父。

更爲贊揚田張兩位神父和衷共濟合力奮鬥的一種精神，以及他們和敗風惡俗搏戰對抗的一種勇氣！

也爲揭示××鎮的教友，勇于改過，不畏艱難；雖一時期曾陷在惡習裏，但一旦改過自新之後，便先後如出兩人，而且能恒心到底，不再跌倒。這一點，確是值得贊揚的啊！

但或許有人要追究寫這篇東西的到底是誰？吞吞吐吐，隱隱現現，一會兒說他們，自己好如不在數；一會兒說我們，自己又好像在數。不錯，我有時說「我們」，有時却說「他們」；這也有原因的呀！讓我把自己來介紹一下，你們便明白了。我不是那鎮裏的人，是舟山定海人。定海

挽 教 ...



田 神 父 臨 終 叮 囑

人怎的會到那邊去呢，是田神父叫我去的，爲担任小學裏的小教師；那時張神父還沒去哩。

我在那裏既有這許多年的歷史，所以對於一切，知道的很清楚而詳細。

我既把自己介紹了給讀者，一切諒必明白，那麼我也不多說了！

再會吧！

再見吧！

82

712224

C6,